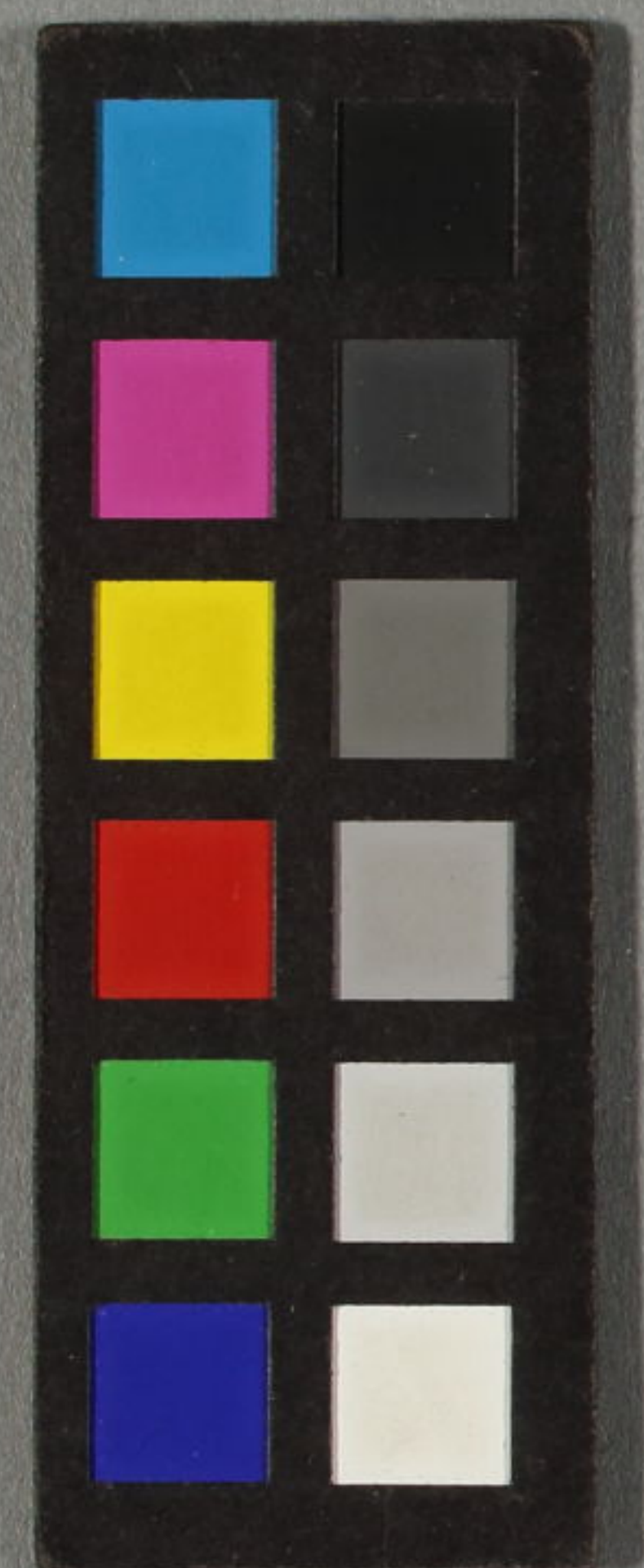


明鑑易知錄

一



吳大 中丞 鑒定

山陰

周靜專
吳楚材
周星若

同輯

明鑑易知錄

天
平街
維經堂藏板

吳大 中丞 鑒定

維經堂藏板

吳大 中丞 蓋 字

即 繼 良 味 糴

平 謝 繼 賢 堂 燕 林

山 劍

周 星 著 吳 楚 林 同 輯

昭和十八年二月三日
原川ヨシ子氏贈

敘

繼春秋而後大一

統而明予奪者莫

過綱目一書然而

上下數千百年文
成數百萬讀者若
涉大海茫無津涯
纂輯家就簡刪煩

名手錯出而微言
奧旨字義典實略
焉弗詳雖極好學
深恩心知其意而

亦無由悉其條貫
追考之他書質之
師友而卒未能了
然有得余素欲講

求春秋大義故每
樂觀綱目全篇十
餘年來余歷官秦
晉豫蜀皇皇幾務

新編易知錄 卷之三
得以經史自娛之
日絕少偶有暇刻
亦不獲縱覽全史
輒取諸家纂輯者

繙閱之亦僅能識
其大槩而已前大
司馬畱村公余族
兄也由撫閩晉總

制兩粵攜從子楚
材彙前賢近代名
流之文而輯之曰
占文觀止余兄作

之敘而梓行之迄
今風行海內其正
蒙養而裨後學厥
功誠非淺鮮也今

年春余奉

天子命撫滇南楚村與
友周子靜專星若
輯有綱鑑易知錄

草萬里寄余余略

觀大意法遵綱目

注集王劉煩簡適

宜雅俗咸賞及信

手拈一卷細閱之
無義不抉無書不
羅俾讀者不必考
之他書質之師友

而了然有得而余
亦自喜向之僅識
其大槩者今且纖
毫必悉矣名曰易

知良不誣也以之
正蒙養而裨後學
視古文觀止之刻
厥功殆爲過之其

風行更當何如哉
余急命付之梓爰
爲之敘

康熙五十年仲夏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且巡撫雲南兼建
昌畢節等處地方
贊理軍務兼川貴
兵餉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愚叔存禮
立庵氏題

芸經樓明鑑易知錄卷之二

周之炯靜專

上虞朱國標聖准鈔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允璋鳳陽人先世句容人建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

編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王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紀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

朱元璋起兵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太祖之先故沛今江南徐州沛縣

人徒江東句容今江南江寧府句容縣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

徙淮淮水在鳳陽府家泗州屬鳳陽府父世珍又徙鍾離今鳳陽府臨淮

大平鄉

縣大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

亦光之

曆文宗年號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

紅羅障

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

社羅障

遂取衣去聲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

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

藁葬之仲與太祖昇預也對至山麓鹿也山便也縵索也

絕仲還取縵畱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

中比曉往視土墳上聲起成高壟地故屬鄉人劉

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八

皇覺寺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乃遊江淮崎嶇三

載仍還皇覺寺時汝今河南鳳陽府兵起劉福

麻李徐壽輝趙今鳳陽府騷動濠州定遠今鳳陽府人郭子興

均用彭早住等騷動濠州定遠今鳳陽府人郭子興

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

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

欲予猖義邪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郭子

興

太祖附

吉

伽藍卜

郭子興

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

命之往輒勝子與故撫宿州屬鳳陽府馬公女為己女遂

妻主焉即高后也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屬江南

與趙均用彭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

帥餘黨奔濠子與屈已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

稱王太祖雖在甥館婿館也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歸

太祖歸鄉里募兵

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十

四年秋七月徇行定定遠下滁除陽今江南時彭趙

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祝他將而獨與徐達

太祖與二十四人南入略定遠

湯和吳良吳順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

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

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鑑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

略行即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脾寨者太祖

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

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

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眾降軍聲大

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歸附太祖奇之因

問大計國用對曰金陵今江南龍蟠虎踞帝王之都

馮國用請先拔金陵走

願先拔金陵定鼎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郊然後命將四出
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
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定
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莫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故稱幕下掌書
記畫餽餉甚見親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克
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大祖孟兄南
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
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
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

智伏降陽二子

年十二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
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為子何世隆來降未逾月彭
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既而早住中流矢死均
用益自尊衛城也子興欲殺之太祖賂其左右子興
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
歸之奉其號令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
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
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
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絳縣屬鳳陽府胡大海來歸太祖一見評合用為前鋒

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

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今江南和州可圖子興使張天祐

等將兵前行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

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子興屬祖太祖總

和陽兵八撫定城中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

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

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眾凡所得婦女悉還

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三月郭子興卒太祖

撫定和陽

并統其軍虹縣人鄧愈來歸懷遠今鳳陽府懷遠縣人常遇

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

得遇春察其多鈔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不脫

衣冠而寐日假寐田間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

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為先鋒太祖駐和陽久請渡江

無舟楫而巢湖在江南廬州府巢縣西水寨軍帥俞通海州

永安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大喜曰此天意

也吾事濟矣六月太祖率諸將渡江乘風舉帆頃刻

達牛渚磯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中渚山水渚有石曰磯太祖先抵采石磯

常遇春來歸

常遇春
挺戈躍
采石

陶馬所
見略同

在大平府城北采石山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
下去牛渚磯僅一里文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歌至太祖麾之應聲
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震懾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
勝徑攻太平拔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
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太祖召安謂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
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
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
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方山寨民兵元

不殺陳
桢先

帥陳桢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太
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擒桢
先太祖釋不殺桢先詐曰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
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
豈不知生爾之故桢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
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八月諸軍進克溧水水今
寧府標將攻集慶路即江桢先之為書也意其眾未
必從陽為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遠降自悔失計
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
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縱陳堃
先還

日汝等攻集慶母力戰候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
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
縱之還諸軍進攻集慶堃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
秦淮在江寧府上元縣諸軍失利堃先來追襲經葛
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
堃先不虞其圖已青衣兵自後攢擊朔殺之堃先
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在江寧府東南十六年春三
月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
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

復甲陳
兆先

智安降
兵

禮葬福
壽

克金陵

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八宿衛環上而寢悉
屏內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
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
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今江寧府東北直抵城下諸軍拔
柵折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遂
克集慶路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
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
各守舊業無懷疑懼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
慰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太祖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

張士誠康茂才來降士誠泰州屬江南揚州府白駒場亭民

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由二今揚州府高郵州

康茂才來歸

稱誠王時據平江今江南蘇州府來降茂才蘄州屬洪州府人

初結義旅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

成忽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眾來

克鎮江

附金陵既定太祖欲發兵取鎮江今江南鎮江府慮諸將不

戢士卒為民患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

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

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

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克之達等自仁

和門八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六月命鄧愈等將兵攻

克廣德

廣德路今江南廣德州克之改為廣興府秋七月諸將奉太

聘秦從龍

祖為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仕元避亂居鎮江

既至太祖親迎之八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

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

為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

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

取寧國諸路

春帥師攻寧國今江南寧國府入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守

將楊仲英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子自刎死

尋遣諸將取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徽州今江南徽州府池州今江南池州府

南池皆下之秋八月張士誠降於元九月太祖取揚

州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太祖諭之曰

比因兵亂隄防低防頽圯病也民廢耕耨故設營田

使以脩築隄防令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

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

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任之意冬十二月太祖

取婺務州今浙江金華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

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取登州開郡學

方國珍來附

儀宋濂為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

絃誦之聲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諭諸將曰克

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

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升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

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十九年春三月方國

珍以三郡來附國珍台州今浙江台州府人戊子冬起兵後

降於元至是以溫今浙江溫州府台慶元今浙江寧波府三都來獻

且以次子關為質至太祖曰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

相與何以質為乃厚賜關而遣之秋九月太祖兵取

取處州

處州今浙江處州府

冬十月遣使徵名青田

今處州府青田縣劉基

龍泉

今處州府龍泉縣

章盜麗水

今處州府麗水縣

葉琛丑森反

及浦

江

今金華府浦江縣

宋濂以初大海薦也時朱文忠守金華

亦薦王禕許元王天錫太祖皆徵用之十二月天完

將陳友諒稱漢王友諒

勉陽

今湖廣安陸府河陽州

漁人子

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壽輝稱

帝於蘄水

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

國號天完後據漢陽

今湖廣漢陽府

至是友諒徙壽輝都江州

今江西光江府

自稱王二十年春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八見太祖喜甚曰

陳友諒稱漢王

為天

下屈四

先生

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

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劄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

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正至初以

春秋舉進士授高安

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

縣丞累官江浙儒

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劄去

投上也按罪日劄上狀自劄有過也

嘗建議

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

今浙江紹興府

遊西湖

在浙江杭州府城西

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

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

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

此天子氣

趙天澤 識劉基

花雲死 節

花雲妻 郃氏

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
 趨建康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留基帷幄
 預機密謀議夏五月陳友諒攻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城陷守
 將花雲被獲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生
 必滅爾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
 人賊怒縛雲叢射石之比死罵賊不絕口方雲之與
 賊戰也勢甚急妻郃告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
 去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
 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

花雲侍 忠孫氏

江中斷髮 木 盧涪蓮 實 雷老

郃氏即赴水死侍見孫氏收郃意也之抱兒逃漢
 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二屬祖
 漁家鞠養之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
 穴中天曙曉也登舟渡江遇漢會軍奪舟梓卒也
 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人盧涪中涪
 也也有蓮實孫氏取啗啖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
 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遂與偕行達太祖所孫
 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
 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

號漢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友諒

擊妻子夜奔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

江州已被遣使詣軍請降太祖遂至龍興今江西南昌府改

為洪都府二十三年秋七月陳友諒作大艦威上聲戰船

攻洪都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守將朱文正遣使赴建

康告急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之

即解圍東出與太祖兵遇鄱陽湖即彭蠡也在江西九江府彭澤

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躡南昌饒州南康三府之地之康郎山友諒聯舟縱戰

望之如山大祖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郭興曰

太祖平漢

鄱陽湖之戰

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東

北風起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

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明日復聯舟

大戰敵兵大敗友諒斃舟自守不敢戰相持者三日

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

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盧頭骨而死其將張定邊乘

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

帝初鄱陽湖之戰太祖亦屢瀕於危一日被圍莫解

指揮韓成請服太祖冠袍對賊眾投水中圍乃解又

陳友諒中流矢死

韓成死

一日太祖方與友諒麀奧平聲。盡戰死役人日麀。劉基忽躍起

劉基急呼難星過

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耕舟太祖急更之舊舟已為敵

砲碎矣。先是有周顛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太

同顛告太平

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厭之一日命覆顛以獲積薪煨之火息啟視顛正坐冥然

至是征陳友諒太祖問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從行

至皖還上聲。今江南安慶府懷寧縣。苦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

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行不三十里果大風倏

忽達小孤竟如其言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

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不允乃於

是月朔即吳王位陳理既還武昌太祖復進兵圍之

久不下乃親往視師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理使

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凡府庫儲蓄

令理自取城中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悉

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漏金牀進太祖觀之曰此

毀鏤金牀

與孟昶唱七寶堯去聲。溺小便也。器何異宋太祖滅後蜀見蜀主七寶裝

撞碎之溺器命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張士誠

張士誠稱吳主

自立為吳王即平江見上治宮室立官屬士誠委政

於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與王敬天葉德新蔡彥

十七字

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詔佞儉。織邪惟事蒙蔽。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子痛別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太祖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為未可。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

訪求古今書籍

珍之徒皆齷。握齷。錯。急迫。不足數。上聲。王蔡葉三泰

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

吳。今江南蘇州府為東吳。鎮江府為中吳。浙江湖州府為西吳。可計日而定。太祖

大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秋八月。命徐達為大將。

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

伐吳論將佐

佐論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

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山名在蘇州府城西。城外

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召達。遇

春日。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福其

巢去鼠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夫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冬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遂舉城降朱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籍土地錢穀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

伐吳先攻

定文忠軍法

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罕○裂也以徇行示也徐達既

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士誠諸將多降康茂才至

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遇春等

四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震恐十二月羣臣咸請太祖

定宮闕制度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

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二十七

年春二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夏六月士誠被

圍既久欲突圍出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

待之遇春撫王弼昔日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

立宗廟社稷

定文武科取士法

王弼破
吳軍

十條龍

明鑑易知錄卷之一
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
率眾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士誠故有勇
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也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
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逾三日士信
方在城樓上督戰忽飛砲碎其首而死秋九月達遇
春率眾渡橋進薄逼也城下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
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
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
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

張士誠
妻劉氏
死節

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襖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重
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死劉
氏自縊意死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
解之徐達合人慰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
以舊盾見上昇見上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
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
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改
平江曰蘇州府浙西吳會皆平冬十月太祖既掃除
羣雄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

北定中原

平方國

五蒿北伐以定中原馳檄吸諭齊魯河洛燕薊計秦

晉之人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曆太祖遣兵討

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云侯克杭州即納土及大

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至是太祖命湯和等帥師討

國珍於慶元見上國珍遁入海島太祖復命廖永忠

帥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國珍惶懼遂及其弟

國珉兄子明善率家來降和送國珍於京師浙東悉

平徐達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是年戊申

也正月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

以當尊善長曰元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

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復回請乃從之

高祖從
龍多豐
滿
蕭王佐
命牛南
賜

谷霖蒼日明太祖起兵濠梁十餘年間終膺天
物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
羅浮水雷雨成筆伽藍卜吉論者嘖嘖莫不謂
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弘仁實明命世之器
非夫羣維草竊所能開奸而覲覲者尤有異者
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
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戚屬李善
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旺縣常
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
如碁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
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
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列君臣之間相需
魚木豈盡地脈使然哉

馬后高識

編立如馬氏為皇后紀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
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
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

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去聲馮異曰倉卒猝燕

無無羹羹亭豆粥呼沱駝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語在光武

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丘上煨

比豆粥乾飯也

也餅也食寺勝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

九甚

長孫皇后唐大當隱太子太宗兄構隙之際內能盡

孝謹承諸如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

尤難於長孫皇后

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
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朕

良妻猶

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

君臣相

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

保難

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編立世子標

為皇太子以李善長為左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

命廷臣兼東宮官

編命廷臣兼東宮官紀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
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

謂也常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不相善也遂成嫌

隙江充之事漢江充備陷戾太子事在武帝庚寅二年可為明鑒朕今立

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

心於是太子官屬詹事論德贊善率更令等官以李善長章溢劉

定衛所將兵法

基等兼之編二月定郊社宗廟禮編定衛所官軍及

將帥將兵之法紀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

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

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

名官領鈐世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

平閩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

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

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編湯和等克福州閩地悉

平紀先是帝命湯和廖永忠等取閩進兵延平今福建建延

府先遣使招諭元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平章陳友定不從遂

進攻之參政文殊海牙開門出降執友定械送京師

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今福建興化府元汀州路今福建汀州府守

將陳國珍納欵於是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編詔

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紀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編詔

以太牢祀孔子

衣冠悉如唐制
定役法

衣冠悉如唐制。編命。中書議役法。紀。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平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毋一頃百畝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目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編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編。三月以廖永忠為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兩廣。編命。翰林儒臣脩女誠。紀。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纂脩女誠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

命儒臣
脩女誠

却獻竹
箒

作圖示
子孫
禁宦官
預政典
兵

持守。編。蘄州進竹箒。命。却之。紀。諭中書侍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見上進竹箒。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編。夏四月。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禁宦官預政典。兵。編。六月。兩廣平。編。秋。七月。徐達常遇春帥諸將入通州。元主避兵北行。紀。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遂入通州屬直隸順天府。元主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召

克元都

羣臣會議端明殿元主徘徊歎息曰今日豈可復作
 徽欽遂決計北徙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
 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
 庸開各在順天府城北北走如上都編八月徐達常遇春克元
 都紀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壕壕○城下池也
 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帖木兒不花慶童等戮
 之并獲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王璽一封府庫
 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
 寺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言安然如堵不驚動也

將徐達仁

并死節之臣

王禕上書

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火
 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
 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徐達達尋以素歸帝雅開素名仍命為
學編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往取山西編漳
 州今福建漳州府通判王禕上書紀禕上言人君脩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
 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益上天以
 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
 而薄傳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

置六部官

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

上嘉納之時尙嚴厲故禱以為言編始置六部官紀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

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編詔以汴梁

劉基致仕

今河南開封府為北京金陵為南軍編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紀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中書都事

李彬犯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請基緩其獄基不

聽馳奏上竟殺彬善長銜恨也賊之上還善長懇之會

放元宮人旁求

基有喪告歸許之編放元宮人編旁求隱逸之士紀

飛輿服御諸物方飾金

命學上詹同等十人分行上聲十道求之編詔乘

輿服御諸物毋飾金紀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

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

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

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編冬十月

碎水晶刻漏

碎元水晶刻漏紀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猶極

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鈸征也鼓上覽之

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

益也命碎之編詔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標正從西

征編召劉基至京師紀基至贈其祖父爵永嘉郡武

州府公欲授基爵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

建大本堂

功顯榮先八足矣編十一月建大本堂紀命取古今

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

侍太子說書編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

三民統按司

卓知縣紀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

凡出洙泗二書

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

浣求太原

八學編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帥諸軍取太原今山西

編已酉二年春正月詔免中原田租諒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

取大同

河南潼關唐鄧光恩等處稅糧編詔免江南田租編副將軍常遇春師師取大同今山西大同府編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副將軍常遇春馮宗興渡河趨陝西編詔

詔脩元史

脩元史紀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

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

親耕藉

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編親耕藉籍田紀上躬耕藉田古者天子執藉田平畝以給宗廟蒸盛藉藉藉也言親自踏履于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

敕為文無事浮藻

蠶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編三月敕翰林為文無事浮藻紀上謂詹同日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悲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若無事浮藻編大將軍徐達克河中遂會諸將進取陝西紀大軍至西安今陝西西安府營於長安今西安府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迎降遂遣馮宗異取鳳翔

取陝西

取鳳翔

獻瑞麥

下平涼克延安
平 薊北悉

今陝西鳳用府元將李思齊奔臨洮明今陝西臨洮府編夏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紀一莖恆也五穗麥穎三穗者甚眾羣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編大將軍徐達至鳳翔遣馮宗異進攻臨洮李思齊舉城降編五月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在陝西平涼府鎮原縣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今陝西延安府以明守之編元將張良臣以慶陽今陝西慶陽府降象復叛徐達帥諸將以兵圍其城編六月薊計北悉平改元都為北平府紀元也速復侵通

州見上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

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今直隸往開平宋

宗寶祐四年蒙古主蒙哥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

凜水北之龍岡為吉詔道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

秉忠營之命日開平府今盛京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

文清於錦州今盛京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

遁遂帥兵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

虜俘四日俘其宗王慶生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

輛亮馬三萬匹牛五萬頭北平遂改元都今直隸

府天為北平府編秋七月副將軍常遇春卒于軍紀遇

燕吞也

克慶陽

陝西悉平

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命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

眾尋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城下張良臣朔出戰

達克慶陽紀大軍列營慶陽城下張良臣朔出戰

俱不利糧餉之絕至煮人汁和泥嚙之其平章姚暉

等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投井中引出斬

之陝西悉平達帥諸軍還京師編建功臣廟勅建功

雞鳴出在江寧府治東北紀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

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

月監易知錄卷之一明太祖

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皆編命吏部

定內侍諸司官制紀上曰朕觀周禮閣寺未及百人

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富為防

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

於中涓即中人宦官也涓潔也主居中潔除之人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即

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

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編九月

詔以濠州見上為中都紀上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

關中今陝西天府之國或言洛陽今河南天地之中

中涓善
真百無

以濠州
為中都

采

汴梁今河南開封府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

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未資江南建業即今長

江天塹籤去聲○塹足以立國臨濠州即濠州前江後淮

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為中都編冬十月詔天下

郡縣皆立學紀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

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

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

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編庚戌三年春正月帝命徐達等往征沙漠紀元王

詔天下
郡縣皆
立學

命徐達
等往征

沙漠

保保為西北邊患上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
 大將軍浙西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
 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
 右副將軍往征沙漠北方流沙曰漠蒙古南界上問諸將曰元主
 遲去聲雷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屬陝西臨洮府其
 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
 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
 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
 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心近而趨遠夫後急之

忘

出師當何

宜非計之善吾嘗欲分兵二道一合大將軍曰潼關

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出西安擣定西今陝西鞏昌府安定縣以取王保

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見上八沙漠以追元主使

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帥之至

如狐豚之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

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編二月詔羣臣親老

者許歸養紀上行後苑見鵲巢卵巽之勞喟然而歎

因有是命編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學士已謫

素居和州紀素居弘文館二日上御東閣聞履聲

一舉而兩得

感鵲巢卵巽之勞

履聲

彙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邪朕將謂文
 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
屬江 看守余闕 元至正十八年正月余闕為元守安南
戰城陷闕引刀自劉墮清水塘 廟去遂有是詢素踰
中死妻妾子女甥亦皆赴并死
 年卒編大將軍徐達帥師出安定與王保保戰大敗
 之保保奔和林紀達出安定駐沈兒峪音口與王保
 保隔深溝而壘一日達整眾出戰大敗保保兵於川
 北亂塚間擒元諸王國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六
 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四萬五千

徐達大
王保保

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休去稱是保保僅與
 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
 出寧夏今陝西奔和林城名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後復
城之周圍五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
五里許孫買的里八剌等帝諭元主曰順帝紀文忠與左丞
 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太尉蠻子
 等於白海之駱駝出遂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文忠帥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
 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

李文忠
克應昌

買的里八刺并后妃宮人諸王宋代玉璽金寶一十
 五宜和殿王圖書一王册二鎮國王帶玉斧各一及
 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
 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提聞百官
 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元
 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密編詔設科取士定
 科舉法紀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
 道誥詔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
 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編詔行大射禮紀合大學
 禮

定科舉法

行大射禮

定服色

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編詔定服色紀禮部
 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
 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尚赤為宜
 上從之編明封諸王紀詔曰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
 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棟為秦王綱
綱為晉王棟為燕王綱為周王棟為楚王棟為
 齊王棟為潭王棟為趙王棟為魯王棟孫守謙為靖
 江王皆授以冊寶置相傳官屬編嚴宮闈之政著為
 合紀上以元末官嬪女謁私通外臣故番僧八官攝
 之政宮闈

附封諸王

宮闈之政

接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掖官浮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編六月李文忠遣人送元買昞里八刺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紀省臣楊憲等請以買昞里八刺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

李文忠送俘至京師

太祖不忍行獻俘禮

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會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隋末以王世充為大尉世充尋自稱帝祇隋主侗後降唐秦王世民秦王至長安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八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乃賜買的里八刺第宅於龍山封為崇禮侯編領平定沙漠詔於天下紀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

大明集禮書成

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日暇逸其臣多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邪編秋九

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

其書以去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因簿字學

樂為綱所該之日吉禮十四日祀天日祀地日宗廟日社稷自朝日夕月日先農日大歲風雷雲雨師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曹日旗毒日馬神先牧祖馬步日祭鴈日祀典神祇日三星孔子嘉禮五日朝會日册拜日禮冠日婚日鄉飲酒禮賓禮二白朝貢日遣使軍禮三日親征日遣將日大射凶禮二日弔日遣使軍禮三日親征日遣將日大射凶禮二日弔日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凶簿字學各一樂三日二律日雅樂白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各數皆備具通五編冬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十卷
振旅 振止旅象也言戰罷而止其象以 還京師編大

臣大封功

封功臣 李善長 韓國公徐達 魏國公常遇春 子茂 鄭國公李文忠 曹國公馬勝 宋國公鄧愈 簡國公湯和 中川侯耿勣 又長興侯吳良 江陰侯廖永忠 德慶侯傅友德 穎川侯趙庸 南雄侯楊璟 營陽侯郭興 鞏昌侯顧時 濟寧侯吳植 靖海侯唐勝 宗延安侯陸仲亨 吉安侯費聚 平涼侯周德興 江夏侯陳德 庶江侯華雲 龍淮侯胡廷瑞 豫章侯朱亮 祖永真侯韓政 東平侯俞通源 南安侯康茂才 子鐸 斬春侯王志 六安侯馮選 春榮 陽侯曹良 臣宜華侯黃彬 宜春侯梅思祖 汝南侯陸聚 河南侯華高 廣德侯汪廣 淮

忠勤伯劉基 誠意伯



芸經樓明鑑易知錄卷之二

周之炯靜專

上虞朱國標聖淮鈔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太祖高皇帝

湯和等
伐夏

編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命湯和等帥師伐夏紀元至

正十七年隨州屬湖廣
德安府人明玉珍起兵從徐壽輝見上

卷九陷川蜀治四川
成都府壽輝令玉珍守之玉珍尋自據成

奠

都遂稱帝建國號曰夏。二十六年。王珍率子昇嗣。甫
十歲。母彭氏同聽政。至是。昇將吳友仁寇興元。今陝西漢
中上命湯和周德興廖永忠楊璟葉昇等率舟師。由
瞿塘趨重慶。今四川重慶府傅友德顧時何文輝等率步騎
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
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脩好。去聲存事大
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胡遣使開諭。冀其覺
悟。昇乃惑於羣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
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諸將陛辭上

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胃東

守瞿塘。北阻金牛。鎮名在陝西漢中府寧羗州以拒我師。彼謂地

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文今鞏昌府

文門。戶既隳。反。毀也。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

勇耳。友德頓首受命。編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紀

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見禮記。文王世子篇。立學之初。釋菜以告先聖先師。

釋置也。菜。蘋藻之屬。編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紀祀帝王三十

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

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

策試進士于奉天殿

祀帝王三十五

宴享九奏樂章

殷中宗滑縣祀顯瑱高辛在湖廣者二鄆縣祀神農
 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
 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
 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
 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編夏四月命永嘉
 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編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伐蜀紀上以湯和傅友
 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亮祖帥師助之編六月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日本
 太初日仰大明日民初生日品物亨日御六龍白泰
 階平日君德成日聖道成日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
 悉屏俗樂編廖永忠湯和師至重慶夏主明昇隆紀永忠
 帥舟師自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

廖永忠高識

蜀地悉平

奔附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
 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且夕何
 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諸永忠
 軍全城納欵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
 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
 銜璧縛手于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奉表詣
 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
 降表於京師朱亮祖兵亦至編秋七月傅友德兵圍
 成都克之蜀地悉平編八月明昇至京師封為歸義

侯已而按足于高麗編以劉基所上書付史館紀上手書問

劉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

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

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為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

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

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編冬十二月賞平蜀將士

紀傳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

楊璟趙庸朱亮祖不與預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傳

以劉基書付史館

廖二將之功。

編王子五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徐達等征沙漠見上卷二

六紀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尙有三事未了。一歷

代傳國璽在元未獲。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

音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徐達馮勝李文忠

等三路出師其兵四十萬後達等兵至沙漠以糧運不繼而還編冬十

二月敕中書命有司考課紀敕考課必有學校農桑

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屬山東青州府日照縣知

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命黜之

三事未了

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山西汾州府 汾州府 考平遙 今汾州府平遙縣 主簿成樂能恢辨

也。商稅上曰恢辨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

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辨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

命仍祀孟子

文訊責編命仍祀孟子。紀初國子監請釋奠 禮文王世子凡

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謂但奠置所祭之物而無尸及食飲酬酢等事。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

聖之道其復之 帝讀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

錢唐祖胸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輿礮入諫祖胸受箭日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大醫療其箭瘡孟子 編 縱苑中禽獸 紀 丙使奏增飼虎肉上

配享得不廢 編

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置六科給事中

編癸丑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給事中 掌參駁糾劾 編徵

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克表家浙江溫州府平陽縣元至正中進士博學篤行孔子五

十五代 編 以舉人張唯王連等為編脩紀唯璉等八

孫也 文華堂肄業以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

寵遇甚隆。一日上問彥良曰法數 朔 行而數犯奈何。

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

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詔暫罷科舉

昭鑒祖訓錄

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編二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紀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編夏四月脩昭鑒祖訓錄成。紀初上命陶凱等采摭職也。漢唐以來藩王可為觀戒。

奪劉基

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上親為之叙。頒賜諸王。編以左丞相胡惟庸為右丞相。編奪誠意伯劉基祿。紀先是基言於帝曰：溫處見上之閒有地名談洋。僻絕巖險。民多負販私鹽。竅道逃之。衆宜設巡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及也所及則及也。豪猾吏惟庸誅誅。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負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祖墓。民弗與。則畫建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奏上請加重辟。聞帝不聽。惟

詔禁對
偶文辭

更定大
明律

明鑑易知錄卷之二
奪基祿而已。基八朝謝遂甯京師。編秋九月詔禁對
偶文辭。紀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為法
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令中書省頒為式。編冬十月更定大明律。令刑部省
書劉惟謙
及宋濂等編十一月潞州。今山西
潞安府進人參。紀上曰。朕
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
曰。往年金華。今浙江
金華府進香水。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
之。每當耘。除草
也耕子。壅。壅
本也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
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今山西
太原府

不以口
腹累人

脩孔子
廟

進葡萄酒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
人哉。
編甲寅七年春二月詔脩治闕里孔子廟。紀設孔顏
孟三氏子孫教授以訓其族人。編夏五月禮部尚書
牛諒奏請致齋之日宰牘為膳。不許紀諒奏古禮凡
大祀齋之日宰牘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曰致齋。禮祭
義致
齋于內。散。三日而供三牘。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
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於
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編冬十月遣崇

遺買的里八刺北還

禮侯買的里八刺北還紀臨行上諭之日爾木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遠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愛編十二月陝州河南府人獻天書斬之

編乙卯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紀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成疾後疾愈增惟庸乃遣醫視疾飲去基藥二劑有物積腹中如卷石疾遂篤至是上遣使送

伯溫音子房

遷家僅一月而卒基剛毅慷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上甚禮重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伯溫劉基字子房也編甘露降紀甘露降於園豆青松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於飴羣臣咸歌詩誦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朕德不逮惟圖脩省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五星系度

葉居昇應詔上

編丙辰九年春三月詔免今年稅糧編秋閏九月五星系度詔求直言紀欽天監奏五星系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見上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

言

論用刑

明鑑易知錄卷之二
 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日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
 求治太速也君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
 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
 長短悉由于此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中世也之後紀綱
 不振專事姑息苟安也擅弓會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致
 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
 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
 無假貸一出乎太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
 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

一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
 一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徒流律又
 剛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眾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
 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
 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虞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治於民心必有王三宥文王世子公曰
 宥之及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語空虛之
 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

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均上摭取也。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思也乎居官言動一跌失也於法，苟免誅戮，則必羅離也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

八議

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慎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惧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禮小可宓以八辟，麗邦法一日議親之辟，二日議故之辟，三日議賢之辟，四日議能之辟，五日議功之辟，六日議貴之辟，七日議勤之辟，八日議賁之辟。是爲八議。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

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四大王元宗室突窺

山谷如孤如鼠無窟坤八聲可追深山大壑捕之數年

既無其方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

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

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今乃就附藉者

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戶口而後

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鄙戶

日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名災異

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

論求治

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趨遷之苛

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

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

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

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

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

堅冰之將泮判冰釋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

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

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

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猶言提限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主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憲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年壬去人三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

未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禮記篇名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人官者閒亦有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各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上聲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

論分卦

鄉土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辭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

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語在左傳隱公元年城方丈曰堵三堵日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

三百丈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

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

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

世之後尾大不掉調去声。掉搖動也左傳陷公然

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

王不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

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

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

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

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

賢之德行者人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

休世世無窮矣書奏帝怒逮見上問繫死獄中後無

敢言者編詔改中書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

編丁巳十年春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編夏五月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 詔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內侍不許讀書

編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紀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

識字

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齒猶錄也禮王制屏

之遠方終諭羣臣曰闈侍之人朝夕左右其小忠小

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於不

可抑朕立法寺人不得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

道通政使司

來也因敕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編秋九月置通政使

撰真抽刀剖心

司紀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為

之編冬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紀真

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殺之真

日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邪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

王大懼遣使八朝謝罪上嘉真忠節追封樂浪公諡

忠襄其子瑜尙在襁褓即封為西梁侯編十一月皇

建文帝

孫允炆又生編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日中書省編以李

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

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於是以西安府

陝西知府李文煥寶鈔提舉費震俱為戶部侍郎

編巳未十二年春三月東宮文學傅藻等編春秋本

未成上之編冬十二月貶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

卒紀御史中丞涂徒節言劉基為胡惟庸毒死廣洋

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

廣洋欺給臺上諫居海南行次太平上復遣使責之

傅藻上
春秋本
未

胡惟庸
謀逆

編庚申十三年春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紀惟

庸等謀逆誰言所居第井中湧醴泉邀上往觀駕出

西華門內使雲奇知其謀走衝蹕必○顏師古曰大

肅也入則言蹕止行人也司道勤馬言狀氣方勃舌

馱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職瓜亂下奇右

臂幾折尚指惟庸第弗為去痛縮上悟登城跳察見

惟庸第內兵甲伏屏惟閒即發兵掩捕拷掠具伏磔

窄○裂惟庸於市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五等皆伏

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惟

民

庸辭連李善長羣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孫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灑至京，上欲并誅之。皇后諫曰：以閒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愬况濂致仕在家，當不知情。上意解，濂得發。

茂州 屬四川 安置 行至夔州 見卷二 以疾卒 編詔罷中書省 紀罷丞相等官 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

夏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編燕王之國北平。燕都今直隸順天府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置中書省

成祖之國

編賦役 蕙川

征雲南

編辛酉十四年春三月，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隸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長近城曰廂，長鄉曰里，長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蠲寡孤獨不應殺者，則帶管于一百二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其布政司音畸音直。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註雜編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全思存等為參政參議綱九月，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師征雲南。紀友德等帥師征雲南，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元梁工等

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師行上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今四川烏撒軍民府友德等率大兵由辰今湖廣辰州府趨貴州編冬十二月傅友德等師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攻下之遂進平曲靖紀元梁王把匝剌兀爾密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今雲南曲靖軍民府以拒明師沐英謂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谷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

平曲靖

沐英自右江之

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城北突頃之霧霽祭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眾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月○浮行水上也者先之長刀蒙盾聞上吉○盾于也所以蔽身并目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

兵進薄傳也之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遂大敗生擒

達里麻橫屍十餘里軍聲大振遂平曲靖友德分遣

藍玉沐英帥師趨雲南而自以眾數萬向烏撒為郭

英等聲援把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挈妻

子八晉寧州屬雲南忽納若驅妻子俱赴滇池在雲南府

城死編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元右丞觀甫保出降

雲南遂平紀玉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在雲南府昆明縣觀甫

保出降請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敕眾入城秋毫無犯

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

雲南平

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

後雲南悉平上召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編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

人編三月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所隸有大漢將軍力上校尉人等專守直

駕侍衛巡捕等事若編夏四月黜廉州府巡檢王德

亨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海外紀德亨上言取西戎

水銀阮

德黜之允道言磁

慈州屬河南彰德府臨水鎮地產

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

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編五月遣使求經明行脩之

士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紀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置錦衣衛

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泰江夏今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編帝詣國子學行釋菜禮紀

國學成上將釋菜見上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

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

位論哉昔周太祖加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

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

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

尊崇儒臣乃定其儀從之編帝親錄繫囚紀上錄囚

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

孔子豈
可以職
位論

服

馬后賢
德

朕與東宮自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編秋八月皇后馬氏崩紀后性恭儉

服澣緩濯之衣每誠諸王妃公主曰爾等生長富貴

當為天地惜物接妃嬪有恩被寵生子者待之加厚

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有以器皿衣服相

尚者必切責之上常前殿決事或震怒還宮必問今

日處何事怒何人因言陛下有眾子正好積德不可

縱怒殺人致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

亦長久上每從之至是病不肯伏藥上強之終不肯

曰死生有命雖扁辨鵠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時扁鵲相類故仍號

扁鵲又家于盧國同名盧醫何益使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妾

終昔不復立后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

選僧分侍諸王正后編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紀有僧道衍者姓

姚名廣孝蘇州人幼出家改名道衍字斯道好讀書

工詩文遇異人道士席應真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

數之學又皇在燕邸辰即舍也凡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廣孝

自請於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帽子與大

王戴白字加於王字上蓋謂皇字也至是燕王自求廣孝於上許之

素白帽子與大王戴

編徵耆儒鮑恂等至並命為學士固辭尋放還紀徵

崇德今浙江嘉興府石門縣鮑恂上海府今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全思誠吉

安今江西吉安府余銓高郵見上卷七張長年既至入見年皆七十餘

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

固辭上曰免卿早朝罷晏而八恂等復以老疾辭乃

放還編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

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

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編召

方孝孺八見復遣還紀吳沉薦孝孺學行召八見上

置殿閣學士

吳沉薦方孝孺

此莊士

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編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為監察御史

精誠錄

編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吳沉承制編敬天忠君孝親三事為書上之賜名精誠錄編秋七月遣御史錄因於諸省編冬十月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紀先是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鯤昆而魚魚子焚林而田禍及鹿集鹿子為雞鹿子為鳥雞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泯文莫能自脫嘗囑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至是下濟獄而死編十二

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

頒行科舉成式

編甲子十七年春正月以孔訥襲封衍聖公孔子五十七代也孫編三月頒行科舉成式紀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

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書義主朱子

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程傳朱子本義書

主蔡氏蔡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

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

章表內科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

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

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
閉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人試編冬
十月以秀才宋矩等十人為監察御史編十一月

以孔希文為曲阜世職知縣孔子五十
六代孫也

初昏五
星並見

編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太傅魏國

公徐達卒紀達自北征還即上將印自去冬疾作至

是卒年五十四上痛悼不已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

王謚武寧賜葬中山子四長輝祖龔封魏國公次添

福勳衛次增壽左都督次應緒都督僉事女四長文

皇后次安如次代王如編會試天下貢士紀取黃
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殿試丁顯第一子寧次之子
澄又次之

置行人
司

編丙寅十九年春二月置行人司編秋七月詔舉經
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

編丁卯二十年春正月詔脩闕里孔子廟編二月帝

焚錦衣
衛刑具

耕藉田見上卷編詔焚錦衣衛刑具紀上聞錦衣衛

多以非法訊鞫菊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

仍送刑部審理○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

文武非
二塗

宥免有司請并論前罪誅之上日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乎編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不許紀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編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御史凌漢為右都御史紀漢霸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遺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上廉察也得其事故有是擢編三月廷試進士紀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人命有司建獄於

解縉上
封事萬
徐言

元坊以旌之奉旨建坊自此始編冬十月以庶吉士解縉縉為監察御史尋遣歸紀縉吉水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七歲能詩文十八舉於鄉連登進士上親選為庶吉士特被寵眷因上封事密奏也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誠信有閒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慈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肆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清

明鑑易知錄卷之二
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開發而心學無素上士疑其識擢
為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恣橫無敢言之者縉歷
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諭之
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
學又諭縉曰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編以卓敬
為給事中紀時諸王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閒開
乘空間言於上曰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
太子埒劣也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也
宗天府編己巳二十二年春二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

保天下
如御車

秦王為宗人令編二月詔公侯各還其鄉賜賚有差
紀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之故有是命○上
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於峻阪而
什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
雖治平何可不慎

殺李善
長

編庚午二十三年夏四月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舊
制遇祖父母伯叔兄弟沒皆得編殺韓國公李善長犯
奔喪至是止許遣人致祭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謬言者上
亦未之究也至是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當災時帝

求仙人張三丰

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親戚數人上大怒遂賜死編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名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紀三丰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在湖廣襄陽府均川一脩煉寒暑一衲納補時稱為張邈名太和山追塔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淡數斗輒盡辟除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軒息也臥雪中道士丘玄清遇之遂為弟子至是上遣使求三丰不得乃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太常卿編命劉基孫薦襲封誠意伯紀初基爵止

劉基孫襲封誠意

伯

其身不世襲既而忤胡惟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沈立木所脇卒於官及惟庸敗上憫忍之故有是命

定生員巾服之刺

馮堅言九事

編辛未二十四年春二月改封豫王桂為代王漢王楨為肅王衛王植為遼王編冬十月定生員巾服之制紀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編擢馮堅為僉都御史紀南豐今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上奇之超擢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編壬申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薨諡曰懿文編秋

七月竄吳從權張恆于極邊紀十虜州屬山西大原府

學正吳從權山陰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教諭張恆給由至京

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非職事不知也上曰宋儒

胡瑗仁宗朝為浙江湖州府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織

悉備具以身率先從之遊者數百人立經義治

事齋以敦實學及與太學語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

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

何事其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編九月立

嫡長孫允文為皇太孫紀太孫生而額顙稍偏性聰

民情不知所教何事

方正學

監王謀逆

之屬視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帝常有意

易儲除儲副也太子翰林學士劉三吾曰若然置

秦晉二王何地帝乃止編以脩撰黃子澄兼少詹事

侍東宮講讀編以方孝孺為漢中府屬陝西教授紀蜀

獻玉聞孝孺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編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涼國公藍玉謀逆伏誅紀

初胡惟庸之叛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太宥不

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

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關又恃功橫暴有訐其陰

事者上詰乞責之主不為意至是命為太傅五攘袂
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也聞奏事上不從主懼退
語去聲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時鶴慶侯張翼昔定
侯陳桓景用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官伯何榮都
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
王部將者王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
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約東已定為錦衣衛指揮
蔣瓛完所告命羣臣訊狀其實磔窄也裂於市夷三
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皮也副將卒坐黨

論死者可二萬人萬衍過於胡惟庸編夏四月太
白經天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
須大成兵起編秋九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以祀孔子命有
義門鄭氏鄭武襲編詔褒浦江義門鄭氏見士鄭氏十世
不異爨長幼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
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
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
則一為去聲之不食家以田多擇為糧長數朔以事八
覲上識至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

鄭氏馬
明太祖

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殖，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尙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

不所婦人言

編 戊二十七年秋九月，謫青州景江伯兒成。恕海

江伯兒 屬孝

南紀青州日照見上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寺之不愈，禱於岱岳。東岳 泰山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

寰宇通志成

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怪風化遂逮。見上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編寰宇通志成。紀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距廣東岷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宗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異不與焉。

編 乙亥二十八年夏六月，詔禁黥刺。成 跡 廢 剔 異 聞

割之刑賧刺而誅則足剔 編秋七月信國公湯和卒

皇明祖訓

訓九月皇明祖訓成紀上白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

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與羣雄並驅慮思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情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開導後人著祖訓一篇立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瞻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孫

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

編丙子二十九年春三月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

仲舒從行人司副 編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紀太

孫允焯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於晦日命內庭

勿賀

編丁丑三十年春三月命儒臣覆閱會試下第卷紀

初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充考

試官取宋琛丑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

名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屬福建陳却安為第

御問下第卷

大明律
誥成
鄉時立
本鐸

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為言。上大怒命儒臣覆閱下第
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閱卷官所屬。祝以卷之最陋
者進呈上驗之果為不堪文字益怒謂為胡藍。胡惟庸藍
士二黨命刑部堵訛三吾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為藍
黨侍讀張信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等皆為胡黨惟
侍讀戴夔不與焉詔三吾謫戍邊餘皆棄。東於是覆
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編夏五月大明律誥成編
秋九月詔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紀上命戶部令天
中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

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
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
過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調給。

編戊寅三十一年春三月以齊泰為兵部尚書編夏
五月上不豫編閏月帝崩太孫允炆即位。紀帝崩年
七十一遺詔止諸王入臨。去声也會葬燕王八將至

救証王
還國

淮安。今江南齊泰言於帝令人齎敕使還國燕王不
悅編葬孝陵編六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天子新崩
未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啟運峻德成功統
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以方孝孺為侍講

齊苗首議削奪諸藩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尊母呂氏為皇太后編以
塞義為吏部右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命兵
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與參國事編秋七月
以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以董倫為禮
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仲為國子監博士編逮周
王楠至京歷為庶人紀戶部侍郎卓敏密奏裁抑宗
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
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
奪議乃以事屬祝泰子澄泰謂子澄曰燕握重兵且

寧馨胖和尙

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猝難
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
景隆調兵卒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
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
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護衛以句銅逃軍為名
異人術士多就之○初道衍嘗遊嵩山郎中嶽在河
封佛寺遇鄞銀○今浙江人袁珙珙相之曰寧
馨亨○猶和尙乃爾邪目三角影飄白形如病虛
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元初那臺人劉秉忠
隱居武安山尋為僧

於氏寧寺往來雲中值元世祖忽必烈遣人名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既人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逐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元世祖大愛之道衍大笑因此自負至是薦珙相術於燕王王使召之至合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既而密召入邸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編冬十月熒惑守心熒惑南方真王於長安酒家謂此也

異日大牛天子

程濟先見

火星出則有勃亂殘賊疾喪飢兵居其宿紀四川岳曰守心為明堂太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因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因濟於獄編十一月詔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以圖燕紀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置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

邊為名遣將戍怨開平見上卷悉調燕藩護衛兵出

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昂為

北平見上左布政使謝貴為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

靜徐輝祖燕王如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

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

燕

終

芸經樓明鑑易知錄卷之

周之炯靜尊

上虞朱國標聖淮鈔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建文皇帝名允熾懿文太子之子太祖孫也在位四年靖難兵破京城帝祝髮孫去正統五年

迎八西內以壽終

編已卯建文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

誠入秦事編帝密問誠燕邸事誠且以實告遣誠還

燕使為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編二月尊

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常氏為孝康

皇后編封弟允燿通為吳王允燿堅為衡王允燿為

徐王編立子文奎為皇太子編燕王來朝紀燕王入

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

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漸與也宜

徙封南昌今江西南昌府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翼日語敬

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

曾鳳韶劾燕王

卓敬語徙封燕王

湘王被執焚死

邪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編三月燕王還國紀燕王

歸國即託疾久之遂稱篤編夏四月遣使執湘王柏

湘王自焚死紀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

導惡指揮宗麟廢為庶人又以湘王栢偽造鈔及擅

殺人降敕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

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

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

樽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

廢為庶人未幾靖難兵起編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

照許高燧至京師尋遣還紀太祖小祥燕王遣三子

八臨去聲○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

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謂燕王

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孫輝祖

徐輝祖密發

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

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

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初世子入京燕

王大憂悔及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

而燕兵起高煦戮力并力為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

燕王伴狂稱疾

之言編六月下詔讓燕逮燕府官屬紀燕護衛百戶

倪諒上變告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

逮見上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伴狂稱疾

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攘彌日不甦張

曷謝貴人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顛戰○四肢寒掉也曰寒甚

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曷貴曰

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

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泰即發

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曷圖燕使約長

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問燕王當有天

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乃往燕邸請見召八拜於牀下王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為祥王謾罵和尚妄

張信見燕王

風雨墮瓦

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天易黃屋耳王喜遂令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人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折斷短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邇秋七月燕王棣殺北平左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侯謝貴等遂發兵反紀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貴昺餘無能為矣皇曰是當以計取之今奸

靖難兵起

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易
 付所逮者貴易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明日王
 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八賀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
 門內遣人召貴易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
 往乃至王曳異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
 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言曰今編
 戶齊民齊等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且夕
 莫必其命縣官不敢指斥天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
 可為乎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易悻盧振葛

自進片瓜

擲瓜於地

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復
 貴易等皆斬之貴易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
 易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易已被
 執亦潰會散明日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
 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
 能丘福為都指揮僉事拜卒金忠為燕紀善忠浙江
 鄞縣人精於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寧波府
 吉告遂署為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王下令諭
 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
 朝無正臣內有好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公

燕王諭將士

傳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 用率爾

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編燕王棣上書請誅齊秦黃子澄詔削燕王屬籍

燕王上

紀燕王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

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計奸

臣齊秦黃子澄包藏禍心櫛周扶○柏湘桂代梗

土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

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為也心

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

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思加慎為諸

王先而奸臣跋扈猶言強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人水退

小魚獨留大者跳跋扈也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楚

刺威燕屑備極苦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

張曷等於北平城內外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

曷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

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夫也譬伐大樹先翦附枝親

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觀祖訓

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

馬宣死節

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
 燕王屬籍編燕張王攻薊計州都督指揮馬宣死之
 紀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屬直隸順天府指揮房
 勝以城降張王曰不先定薊州屬順天府將為後患時都
 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王帥兵往攻王使
 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帥眾出戰敗被執罵不絕
 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編燕兵陷懷來都指
 揮使余瑱鎮都督宋忠等皆死之先是宋忠率兵
 三萬屯開平見上尋自開平率兵至居庸關在順天府城北

命宣未忠死節

不敢進退保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燕王令指揮徐安
 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
 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
 至擊之諸將皆曰彼眾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
 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眾新集
 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很愎關自用乘其未定擊
 之必破矣遂率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先是
 宋忠結臺上聲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
 兵所殺屍積恣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

張樹旗幟為先鋒眾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弟相問
勞去聲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眾
倉皇列陣未成王慶帥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
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石秦中之流血被
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八城燕
兵乘之而人忠匿於厠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
當時諸將校為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
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今山西
西平陽府工谷今直隸保定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子將往往降附

耿炳文等北伐

矣編命長興侯耿炳文等帥師討燕紀時帝方銳意
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為不足
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
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為左副將軍都
督甯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
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
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濟為翰林編
脩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
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吸山東河南山西三省

合給軍餉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八京而令其

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蕭繹南北朝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都江陵侯

景弼簡文帝綱立豫章王棟棟歡之子歡武帝太子

統之子也未幾景復廢棟自立繹乃遣王僧辯討景

僧辯殺繹曰平賊之後嗣君棟何以爲禮繹曰六門

之內自極兵威蓋謂殺棟也景駭沉棟於木繹乃即

位於江陵是爲元帝在位三年六門自晉以來建康

年西魏兵入江陵繹被殺註外城惟設竹籬而有

六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

朕有殺叔父名編八月耿炳文與燕師戰于真定敗

績遣李景隆代將紀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今直隸

定府今直隸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今直隸潘忠駐莫州今直隸

耿炳文與定之

開府任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屬直隸保定府約忠爲

應張王往覘詔平去二聲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

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

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患貫也甲冑帥師至涿州屬直隸

天子脯補平聲時渡白溝河在保定府謂諸將曰

今日忠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

緣延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燕王度鐸潘

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

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榑橋伏

楊松死節

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王曰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王曰善即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三十萬分營滹呼沱駝河在真定府南關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因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莫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閒諫道不令

燕王厚撫張保遣歸

先聲後實勞師逸力

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於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尖○盡殺也之兼使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博○逼也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何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王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王譚淵馬雲朱能等

率眾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
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
沱河東炳文眾尙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
八炳文陣陣眾披靡震懾自相蹂躪者死者無算棗
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槊朔中李堅墜馬
獲之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
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皇考
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城亦泣遂遣人
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人真定闔門固守

黃十澄
薦李景隆

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帝聞怒曰老將
也而摧鋒奈何黃子澄曰勝敗常事母足慮聚天下
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
孰遣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向用景隆今破矣遂遣
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虎
岸上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炳文回
編九月鎮守遼東今盛京江陰侯吳高與耿璈完楊文
帥師圍永平今直隸永平府李景隆師屯河間燕王棖帥
師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詔削高爵徙廣西紀景

隆乘傳轉去聲○至德州屬山東濟南府收集耿炳文敗亡

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間見上燕王

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耳寡謀而

驕色厲而能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眾是自

阬鑑之也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

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城擒

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

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為永

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

李九江
膏梁豎
子

燕王
執寧王

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誠世子

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

請守盧溝橋在順天府西南跨盧溝河上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

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

保山海關在永平府撫寧縣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王曰高

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交不足慮也乃

遣人貽二人書盛譽平聲高而詆文帝聞之則高儼徒

廣西獨命文守遼東編冬十月燕兵襲大寧執寧王

權還北平紀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今山西平陽府大寧縣

王善謀供武中。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燕王既起兵而朝廷疑寧王與燕合。削其民護衛。燕王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貽寧王而陰帥師。兼程趨大寧。襲破其西門。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去聲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上稍稍得八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凡成卒宰者閭里之左者思歸士皆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為之故稱。

李景隆
敗德州

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開。燕兵益盛。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寶貨隨寧王還北平。編李景隆進師攻北平。十一月燕王棣兵至。擊之。景隆敗走。還德州。紀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博也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礫力石。景隆分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燕世子選勇士夜縋城。砍坎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于餘殺八

李景隆
忌懼能

張振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
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城中連夜汲水灌
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十一月景隆移營向河西
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在順天
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
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敗陳暉兵暉眾跳
冰遁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
右夾擊連破七壘逼景隆營燕中軍將張玉等列陣
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宿

默禱冰
合

燕王復
上書
加李景
隆太子
太師

遁翌日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
還德州見景隆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
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朝勝但天寒
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
語去景隆隱其敗勿奏編燕王棣復上書自理以誅
齊泰黃子澄傳檄吸天下編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
太師紀景隆之敗黃子澄既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
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故有是命燕王諭諸將
曰李九江集眾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儆

其眾今帥師征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

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於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

關在大同府廣昔縣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編罷兵部尙

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罷齊泰黃子澄紀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

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故編朔州見上鎮

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編以練子寧為吏部左

侍郎茹瑺常為兵部尙書節

編庚辰二年春正月燕王棣帥師下蔚蔚州遂進攻

大同紀燕王進兵圍蔚州屬大同府指揮王忠李遠以城

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荆關燕王

由居庸關見上八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眾墮

指者十二三委棄鎧愷甲也仗兵於道不可勝升紀編

夏四月李景隆與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合軍北

伐戰于白溝河敗績紀景隆自德州進兵遼河間直今

隸何前鋒將至白溝河在直隸保定府新城縣英等過保定期

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帥諸將進駐固安今順天府固安

縣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為惟恃其眾

李景隆
白溝河
之敗

耳然眾豈可恃也八眾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用兵糧餉適足為吾資

耳爾等但秣才馬厲兵以穀飼馬曰秣厲磨也左右

矣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燕王從之燕

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燕王見兵刃有火光如毯

燕軍勝兆

擊金鐵鐃鐃作聲弓絃皆鳴喜曰此勝兆也帝慮

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為殿顛

聲星馳會之己未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

號百萬次於白溝河列陣以待景隆前鋒都督平安

視河流辨東西

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眾而前都督崔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震懾殺傷燕兵甚眾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燕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

寬

後 摩鞭招

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燕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眾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見上率張玉等軍齊進燕王先以七騎馳擊之南軍飛矢如注射石王馬九三被創昌傷也三易之馬却阻於隄幾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俾摩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眾馳入陣

旋風折旄

瞿能父子死節

斬其騎數人平安斬陳亨於陣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日薄博追也午瞿能復引眾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雖上聲俟前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眾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旄將旗也以全羽擊旄上取南軍相視而動燕王乃以勁騎繞全而遂之義出其後突八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會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

載衣山積恣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德

州王戊燕王進攻德州編五月李景隆奔濟南燕兵

王省死節

八德州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紀燕兵入德州籍

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哨去

也至濟陽今山東濟南府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

還隆明倫堂集諸生日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

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編燕王棣帥

鐵守濟南

兵圍濟南參政鐵鉉等擊却之遂復德州紀先是山

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李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

鉉與參軍高魏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

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

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眾尚十餘萬倉猝出戰

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眾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

為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大

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燕王圍濟南久不下乃堰城

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

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八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

鐵鉉計破燕王

閩因○城上王且八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乃撤守具

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

憂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

天下子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尖○盡殺

也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八城臣等具盃漿而迎

大毒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

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皮○城上女牆者皆登城

罵燕王比八門門中人呼于歲鐵板亟下傷燕

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

堵垣也一丈為版五版為堵

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

盛庸等北伐

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王大怒

乃以砲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

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

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

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

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

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編九月詔大將軍盛庸

總平燕師北伐紀於是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屬直隸

定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屬直隸編冬十月燕王隸真隸帥

閩因○城上王且八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乃撤守具

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

憂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

天下子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尖○盡殺

也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八城臣等具壺漿而迎

燕王大喜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

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皮○城上女牆者皆登城

伏諸閒燕王比八門門中人呼于歲鐵板亟下傷燕

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

鐵板傷馬首

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

盛庸等北伐

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王大怒

乃以砲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

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

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

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

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

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編九月詔大將軍盛庸

總平燕師北伐紀於是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屬直隸

定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屬直隸編冬十月燕王隸真隸帥

盛庸等
東昌之
捷

兵襲滄州城陷徐凱等被執械至北平編十二月大將軍盛庸參軍鐵鉉等及燕王棣戰于東昌大敗之殺燕將張玉燕軍奔還紀燕王率兵至汶上今山東汶上今山東縣掠濟寧今袁州府盛庸鐵鉉躡其後營於東昌今山東東昌府乙卯燕兵向東昌庸與鉉等背如城而陣具烈火器毒弩以待燕軍至即鼓譟前薄博○逼也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圍燕王數重未能率蕃騎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

八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

遂北奔庸趣促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

數胡危甚諸將奉帝詔母儀朕有殺叔父名之詔也莫敢如刃至

是奔北燕王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

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而去燕王聞張玉

敗沒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

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

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

編辛巳三年春正月詔復齊秦黃子澄官仍領軍同

復齊秦
黃子澄

宮

師行費
兩日

事紀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泰子澄還朝仍領重
 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編二月燕王棣帥師南下紀
 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
 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至是燕王因
 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師南出巳酉
 師至保定今直隸保定府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見上
 吳傑平安出真定見上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
 言定州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
 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雞上角左傳
襄公

盛庸夾
河之敗

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言攻城未拔
 青執其角以禦上戎系其足以亢下也
 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賊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
 可決也今魚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中敵
 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使
 彼合勢夾攻吾腹皆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
 相及兩軍相薄博也勝敗在呼吸閒雖百步不能相
 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編三月盛庸及燕
 兵戰于夾河敗績庸走還德州紀燕王師次滹沱河
 見上盛庸軍夾河為營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辛
 九

長贊破盾

已庸軍及燕兵遇於夾河燕王以步騎萬餘薄庸陣
 攻其左掖庸軍擁盾見上卷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
 預作長襪續○小稍約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
 鉤合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
 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踈陣而入南軍奔潰
 會壬午復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涼天
 沙礫力○小石擊面兩軍眯水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
 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
 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升計庸走德州燕王戰罷

沙勝 勝也

吳傑藁之敗

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編詔
 窟逐齊泰黃子澄於外籍其家以謝燕有司奉行徒
 兵也出外募編閏月吳傑等及燕兵戰于藁城敗績紀傑
 平安自真定引軍出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
 之趣促兵渡河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今
 定府藁城縣會日暮明日傑等列方陣於西南以待燕王
 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會大風起發屋拔樹
 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
 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傑安走入城燕兵自白溝

三捷皆有風助

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之編夏四月燕王棣上書請召還吳傑等師帝遣使齎書報之紀燕王兵次於大名今直隸大名府聞齊泰黃子澄皆竄逐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略言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名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好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為奸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

久羈雜

大名暑雨為沴田上聲○陰陽氣亂日沴不戰自疲急合

遼東諸將八山海關見上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

橋見同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

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眾離我

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

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

末為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嵩嵩齎往燕師嵩齎詔至

燕王讀之怒問嵩臨行上何言嵩曰上言殿下且釋

用謁孝陵太祖陵也暮即旋師燕王曰曩書是不可給臺

薛嵩傳

是不可給三尺

兒命薛奇辱

燕王語直而意誠

聲○三尺見崑惶恐不能對諸將請殺崑燕王曰崑
詎也天子命使母妄言崑戰慄流汗被體留數日遣中使
送出境語去聲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素愛厚臣
一旦為權奸讒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為救死計耳
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升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
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
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惟陛下命之崑歸至京
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
誠又言其將上同心南師雖眾驕惰寡謀未見可勝

默

李遠燒積聚

孝孺然崑八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
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為燕遊
說也編五月燕王棧遣都指揮李遠燒南軍積聚紀
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短北平餉道燕王遣
指揮武勝復奏書於朝大略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
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
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
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即兵一罷
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

捷書莫不遠願陛下母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
 獄燕王聞之怒曰侯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
 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今江南徐浦今
 州浦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
 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李遠等
 帥輕騎六千詣徐浦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插柳
 枝於背為識至遠等至濟寧見上穀亭盡焚軍輿以
 來積恣聚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州即濟寧州破其城遂掠
 沙河浦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為

柳枝插背

遣張安
遣高熾
書

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威熾盡河水盡執漕運軍士
 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編秋七月遣張安遣
 燕世子高熾書紀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扎平
 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於燕世子中官黃儀素好險
 方曲事高燧高熾與世子協守扎平高煦從燕王軍
 時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始直隸師老無功德州餉
 道絕孝孺乃言於土曰兵家貴閒諫燕父子兄弟可
 閒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
 事乃可濟土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遺錦衣衛千戶張

容熾得
書不啓
封

安如燕遺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啓
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官黃儼者比書至北平則
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間高煦高
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
安至燕王啓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因安等編冬
十月燕王棣還北平編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
守淮安今江南紀殷尙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木
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顧命周書篇
名成王將崩
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
顧命顧命者臨死回顧而發命也太祖謂帝曰燕

梅殷守
淮安

梅殷
義

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
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為朕伐之言訖崩至是
燕兵漸逼諸將多畏懦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
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所燕師既而燕王
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
者為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
燕王怒決計趨金陵編十二月燕師發北平

編壬午四年六月帝出亡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

帥京軍往援山東編燕兵陷東阿今山東兗州吏曰

明監身印錄卷之三 明建文 六

鄭華死
節
顏伯瓚
等死節
平安泥
河之敗

火耳灰
者

鄭華死之編燕兵入沛縣知縣顏伯瓚主簿唐子清
典史黃謙皆死之編二月燕王棣帥師南下編平安
及燕兵遇于淝河戰不利退屯宿州紀燕將金銘護
北軍渡河期與燕王會於宿州屬江南平安率馬步
兵四萬躡燕軍燕王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
源出宿州龍山設伏兵南軍追至伏發南軍還走燕
王率兵至平安以二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
之平安裨皮將偏將火耳灰者故燕蕃騎指揮素驍
勇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持稍朔直犯

陳恕死
節
何福等
靈壁之
敗

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
蹶遂獲火耳灰者其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
人部有曲曲有軍誤一人
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稍突陣亦射
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
驍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
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編燕兵陷蕭縣屬
南徐知縣陳恕死之編夏四月總兵何福都督平安
等帥屯靈壁燕兵攻破之福遁走安被執遣詣北平
紀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扼要處

為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
 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延河而東燕王帥
 騎兵戰福壓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帥後軍來援奮
 擊破之遂斬陳文於陣平安轉戰遇燕王於北坂王
 急幾為安朔所及馬蹶不得前燕蕃騎指揮王
 騏躍馬八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
 徐輝祖軍至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是時
 南軍再提燕驍將多敗沒燕王不解田者數日南軍
 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

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逆孤燕遣輕騎截南軍餉道又
 令遊騎擾其樵採福乃今移營靈壁今江西南陽
 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不安帥馬步六萬護之燕王
 遣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林閒躬帥師迎
 戰福出壁與安合擊高煦帥眾自林閒突出燕王還
 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盡喪其糧餉福等入營堅守
 是夜福下令期明且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於
 淮河庚辰燕軍攻靈壁營燕王帥諸將先登軍士蟻
 附而上燕兵三震砲福軍誤為已砲急趨門門塞不

陳彭死節

得出營中紛擾燕兵急攻之遂破其營福遁走安等
 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
 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燕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
 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蠟朽耳王太息曰
 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
 編五月燕兵至泗州屬鳳陽府守將周景初舉城叛降燕
 紀燕王謁祖陵泣曰橫羅離也權奸幾不免矣幸賴
 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
 遣之編燕兵渡淮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紀

樊士信死節

崇剛王彬死節

燕師至淮盛庸帥馬步兵數萬戰艦咸上聲數千列
 營南岸燕王令艤以舟附船向編移揚旗鼓噪若將
 渡者潛遣丘福朱能狗見等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
 渡出庸後漸近營舉砲南軍驚走庸股栗不能上馬
 遂單舸歌脫去燕兵盡得其戰艦渡淮駐南岸樊上
 信死之編燕兵陷吁盱眙今鳳陽府盱眙縣天長今鳳陽府天長
 進至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編燕兵至高郵由今揚州府高郵州遂陷儀真今揚州府儀真縣編
 詔天下勤王紀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

方孝孺請計緩

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為白全計求出守
 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已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
 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稍延數日東
 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鐵去聲○塹連城水也北兵不閑舟楫
 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
 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為請郡
 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
 齊二王周王橐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
 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丹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

曰凡所以來為好臣耳皇考所分問吾地且不能保
 何望割也但得好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
 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
 議蓋好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
 燕王送之出曰為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
 意幸不終為好臣所惑更為我語去聲諸弟妹吾幾不
 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
 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
 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瀾寧波知

府王璉津永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編六月燕兵渡

江盛庸整眾禦之師潰會庸單騎遁紀燕兵至浦子

日盛庸諸將逆戰敗之會高煦引北騎至燕王大喜

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帥精

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却帝遣都督僉事陳瑄宣帥舟

師往援庸瑄乃降燕乙卯瑄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

王乃誓師渡江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

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眾以禦燕王磨礮將鼓

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潰追奔數里庸

陳瑄
燕王

單騎之餘將士皆降燕編燕兵進屯金川門谷王穗

惠與李景隆開門降紀燕諸將請徑薄博○京城燕

王曰鎮江今江南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

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

來江中鎮江城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

其守將童俊遂率眾降帝問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

甚憂鬱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

之曰壞怪陛下事者此賊也不聽孝孺請令諸王分

守城門乃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

茹

及兵部尙則瑞都督王佐往龍潭驛名在江寧府句容縣仍以

割地請和爲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瑞至龍潭見

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吾今救

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

故有地矣此又好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好臣耳公

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卽解甲翻罪闕下謁孝陵歸

秦北藩水祇臣節景隆還報命帝合景隆再如燕

師言罪人已竄逐侯執至來獻且令諸王與偕旣至

燕王見諸王相勞去聲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

試謂斯言誠僞諸王曰犬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

欲得好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慟

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湖廣湘州今長沙府方孝

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

馬以爲後舉齊屬江泰奔廣德州南黃子澄奔蘇州帝

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

燕王整兵而進屯金川門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

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

績編大內火帝遜國去紀時朝廷文武俱迎降燕帝

建文遜國

太武遣
篋

聞金川門失守欲自殺翰林院編脩程濟曰不如出
 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猶言登遐利騷作
登霞曲禮莊子俱
作登假並與遐同猶曰適遠云爾時有遺篋怯曰臨大難當發謹收
 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預○對一
舉也
 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
 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
 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僧
衣帽鞋劍
 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又從鬼門出餘從水
 關御溝而行薄薄○
用也暮會於神樂觀貫之西房帝曰

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斷截其
髮曰祝吳王教授楊應能願

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

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隨亡

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宜各從便九人從帝至鬼

門而一舟見上
二九岸為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

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曠昔
檀弓曠昔之夜
注曠發語辭昔

之夜昨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

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

同至共二十二人廖平金焦趙天泰程亨王良蔡運
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王梁中

建文從
亡二十

二人

節末和郭節馮灌牛景先王資揚

帝曰今後但以師

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給運

衣食者六人餘俱逢為應援黎明見上取道漂陽今

燕王即

寧府溧

去編燕王立為皇帝紀諸王及文武臣詣燕

陽縣

勸勉進上

燕王固辭諸王羣臣頓首固請燕

王乃命駕謁孝陵畢八城燕王曰諸王羣臣以為奉

宗廟宜莫如子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

眾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即

皇帝位○復周王橐齊王榑封爵○清宮二日花宮

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上詰

左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

出屍於煨威燼盡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

翰林侍讀王景尚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

之禮從之○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諡號懿

文皇太子降封吳王允熈為廣澤王衛王允燧為懷

恩王徐王允熙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熈允燧為庶人

允熙改封甌寧王後皆不得其死編殺故文學博士

方孝孺紀上之發北平也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

方孝孺
死節

斬其志
成王安
在
擲筆哭
罵

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目必不降附請
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首肯之及建
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屈繫之獄上欲草即位詔
皆舉孝孺乃召出獄孝孺斬髮入見悲慟徹殿陛上
諭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
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下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位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
先王母過勞苦左右授筆札上曰詔天下非先生不
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既死且

鐵鉉死
節

忠臣孝
子肉有

詔不可草上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高祖至玄孫爰
親亦在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上大怒令
以刀抉削八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
友門生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窄○裂之聚寶門外
孝孺慷慨就戮時年四十六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編殺故兵部尚書鐵鉉紀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
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熟
肩燒也其肉納鉉口中令啖淡○之問曰甘否鉉厲聲
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南

何不甘
鐵鉗尾

罵不絕上乃合昇預○對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
鉗屍頃刻成煤炭道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
得上大怒谷內侍用鐵棒旁上聲十餘夾持之使北
面笑曰爾今亦朝我邪語未畢油沸費蹙急也濺激灑
也起文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土
大驚命葬之鉗年三十七編秋七月朔大祀天地于
南郊以即位詔天下大赦紀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
紀改明年為永樂元年編執黃子澄齊泰至京皆殺
之夷其族編以夏原吉為戶部尚書編八月殺故在

景清死

節

利劍伏

衣衾

文曲犯
帝座

合血嘔
御袍

索斷皮
趨

僉都御史景清紀初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
復詭自歸附上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於
衣衾中委蛇後○安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
緋非緋非○衣八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
見清獨衣去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
駕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
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合血直嘔嘔○御袍乃
命剝其皮草檀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
英迭身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

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書寢夢清仗劍追

繞御座覺教曰清猶為厲邪命弄其族籍其鄉轉相

扳攀染謂之瓜蔓萬鈔村里為去聲墟編殺故右副都

御史練子寧紀子寧被縛至闕語不遜上大怒命斷

短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

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上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

一百五十一人編九月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淇國公

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顯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

陳珪奉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

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祚興安伯

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

瓜蔓鈔

練子寧

死節

手探舌

血大書

成王安

在四字

封鄂雅

建文帝

趙彝沂城伯陳旭云湯伯張王子輔信安伯譚淵子

忠新寧伯房寬思思侯房勝富昌伯劉才廣恩伯以

李景隆茹瑞王佐陳瑄有款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

千石封瑞忠誠伯佐順昌伯瑄平江伯駙馬都尉王

寧封永春侯餘編以蹇義為吏部尙書命解縉黃

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直文淵閣編徒封

谷王穗於長沙今胡廣編以黃福為工部尙書編冬

十月寧王權來朝徙封南昌見上編十一月立妃徐

氏為皇后中山王徐編建文帝往滇顯初帝附舟

至京口今江南過六合今江南江寧陸行至襄陽今

廣襄陽府至是往顛今雲南止

